

# 地下室 狗头

[丹麦] 莫顿·朗斯蓝 著  
丘淑芳 译

D O G H E A D  
M o r t e n R a m s l a n d

# 地下室 狗头

[丹麦] 莫顿·朗斯蓝 著  
丘淑芳 译

D O G H E A D  
M o r t e n R a m s l a n d

DOGHEAD(HUNDEHOVED) by MORTEN RAMSLAND  
Copyright©2005 by MORTEN RAMSLAND&ROSINANTE&CO.,COPENHAGEN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GYLDENDAL GROUP AGENCY(GGA)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Inc.,Labuan,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2013 BEIJING ALPHA BOOKS.CO.,INC.  
All right reserved.

本著作之中文简体字翻译权由印刻文学生活杂志出版有限公司独家授权使用。

## 版贸核渝字(2012)第086号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地下室狗头 / (丹麦) 朗斯蓝(Ramsland,M.) 著; 丘淑芳 译.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3.10

ISBN 978-7-229-06784-7

I. ①地… ②朗… ③丘… III. ①长篇小说—丹麦—现代  
IV. ②I534.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66557号



地下室狗头

DI XIASHI GOUTOU

[丹麦] 莫顿·朗斯蓝 著

丘淑芳 译

出版人: 罗小卫


策 划: 廖华章同人

出版监制: 陈建军

策划编辑: 游晓青

责任编辑: 王春霞

责任印制: 杨 宁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投稿邮箱: bjhztr@vip.163.com

三河九洲财鑫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发行

邮购电话: 010-85869375/76/77转810

 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  
cqcbbs.tmall.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80mm×1230mm 1/32 印张: 15 字数: 250千

2013年10月第1版 2013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价: 39.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致电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目录

## 第一部

德国东部平原——一九四四年三月五日 / 3

午餐 / 7

碧玉和玫瑰色毯子 / 14

## 第二部

归乡 / 53

麦尔的剧场 / 63

木匠 / 70

蜕变 / 76

老厕所里的新生命 / 82

### 第三部

狗屎玩意儿 / 103

突破 / 122

掠夺者老方的歌声 / 132

踢蛋蛋的 / 142

### 第四部

笨蛋逃跑 / 155

螃蟹事件 / 165

大风刮落的屋瓦 / 179

水手返乡 / 198

柜子里的秘密 / 221

诺德兰的奇幻森林 / 238

### 第五部

蒙着眼睛骑脚踏车 / 255

粉红信笺 / 277

电铬的喇叭 / 286

天使与继母——母亲的家族 / 302

错误 / 329

## 第六部

说谎大王和撕信破坏狂 / 345

楼梯下的狗头 / 369

追求者的时代 / 386

女子登山家 / 417

## 第七部

布拉克萨山 / 439

阿斯吉尔的风景画 / 449

彩虹尽头的金钵 / 466

## 第一部

德国东部平原——一九四四年三月五日

午餐

碧玉和玫瑰色毯子





## 德国东部平原——一九四四年三月五日

德国东部的一处旷野，我的爷爷阿斯吉尔正在狂奔。他从位于柏林北方近郊的萨克森豪森集中营逃出来，德军在追他，他的一只鞋子跑丢了，天寒地冻的。月亮露出半个脸，苍白的月色中，大地看起来就像犁过的田，种的是半埋在泥泞中的冻僵士兵。不到三个小时前，爷爷跟他的朋友赫曼·汉宁道别。他们决定分头往反方向的小路逃跑，想借此让追兵只集中目标去追其中一人。那时我爸爸尚未出生，碧玉奶奶去挪威奥斯陆的监狱时，爷爷已经被送往德国了，根本来不及跟他道别。她当时还没嫁给爷爷，他们甚至还没正式订婚，因此，我的整个存在可说是岌岌可危。

阿斯吉尔掏出几根涂了老鼠药的骨头，撒在地上。他得停下来喘口气，再继续跑。一分钟过去了，两分钟。阿斯吉

尔·艾瑞克松，就是现在，快点逃啊，远方已传来疑似猎犬的嗥叫声；也或许，那声音是停泊在卑尔根<sup>1</sup>外海的卡塔莉娜号穿过清晨的浓雾发出的鸣笛——这突如其来的回忆差点让他腿软摔倒；尽管他的第六感——可能是源自他聋掉的那只耳朵——正告诉他，整个艾瑞克松家族的血脉有危险了。跑呀，该死，跑呀！可是，阿斯吉尔寸步未移。那一闪而现的回忆让他愣在那里，满脑子都是老鼠药、一根根的骨头和卡塔莉娜号。

情况不妙，阿斯吉尔爷爷僵立在德国的旷野上，一动不动。碧玉奶奶此刻人在挪威，营养不良，牙龈渗血，心中充满罪恶感。她祖父留下的家产全没了，那是他年轻时从诺德兰来到卑尔根<sup>2</sup>一手创立的造船厂；七艘货轮被德国击沉，家族的豪宅也卖掉了。而我伟大的外曾祖父索斯登自中风瘫痪后，一直卧病在床，他的女儿碧玉只得到霍尔斯特服装店工作，牙龈渗出的血止不住地滴落在布料上。“德国鱼雷把我们大家都击垮了。”碧玉奶奶说。

这时，阿斯吉尔总算回过神来，那的确是猎犬狂吠的声音。

他脑际迅速闪过一个念头：赫曼会逃脱的。选择追踪阿斯吉尔足迹的猎犬，决定了两人的命运。他低头瞥见自己的

1 挪威北部的一个郡。

2 位于挪威西南方，为欧洲最大的邮轮港之一。

大脚趾从袜子的破洞突出来，它冻成蓝色，脏兮兮的，活像一条漏网之鱼。

阿斯吉尔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被关了将近一年了，无论如何，他都不要回去那里。就在一九四四年三月五日星期天，时间是凌晨一点五十二分，一个巨大的“不”字在爷爷肚子里升起，炸开来，响遍全身，终于促使他奋力跑下斜坡。他跌倒了，爬起来，再跌，再爬起来。

猎犬嗥叫着，远方还传来枪声。

爷爷体内的“不”回荡着，向德军和那些猎犬说“不”，向萨克森豪森噩梦似的冬天说“不”。阿斯吉尔就这样跑呀，恍恍惚惚地、没命地跑，身体里一声声回荡着“不”。这时，在丹麦奥登色<sup>1</sup>郊外一家店主破落的屋内，大家正鼻息匀整地好梦方酣，我另一半基因的源出之地就在这里。

在奥登色，我的外公醒来，穿上拖鞋，在寒夜中到外面的厕所小便。也许，他正想着屋顶一处漏洞需要修补；此刻，我的爷爷阿斯吉尔的大拇指正踢到一块结冰的砾石，下嘴唇咬破一个洞。我的外婆服下每天例行的药，阖着双手入睡。我的舅舅哈利把两手放在被子底下，虽然这是不被允许的，他正梦到各种可能会发生在他身上的可怕事情。而在卑尔根的碧玉奶奶的梦里，一个水手正猛敲她的窗子，圆睁的

---

1 位于中部菲莫岛，是丹麦第二大城。

双眼中充满惊惶。起初，她不知道该怎么办，大叫救命；可是，没人来救她。奶奶越叫越大声，直到她发现是水手在喊救命，然后……当阿斯吉尔的大脚趾踢到那块结冰的砾石，她突然惊醒，在床上坐起身来。

时钟全指在同一个时间，阿斯吉尔在黑暗中狂奔。

日出前，德军追上了阿斯吉尔，他正坐在附近林子里的一棵树上。从深夜追逐到清晨的猎犬在树下停住。德军的来复枪管指着他、命令他下来时，他冻得发青，他们没有对他开枪。几个月后，阿斯吉尔被送到布亨瓦特<sup>1</sup>。

---

1 位于魏玛附近，为德国最大和最早的集中营之一。

## 午餐

我们想知道爷爷是怎么活下来的，最好包括所有细节。我们想知道，他如何开拓他人生的道路，让我和姊姊史蒂娜能来到这个世上。然而，圣诞节午饭后，爷爷紧闭着嘴，又喝了一瓶烈酒。不管德军怎么对待他，他就是不肯跟我们说。

“瘟疫还是霍乱。”爷爷顾左右而言他。

他注意到前边路上有个路标，看起来像拿着来复枪的德军。碧玉奶奶对他摇摇头，把话题岔开。爷爷走路时拄根拐杖，他变得相当胖，不像当年红十字会的白色巴士将他从布亨瓦特经诺恩加马集中营送回家时的模样。那时，他瘦得弱不禁风。我想象着阿斯吉尔爷爷瘦竹竿的身子，上面顶着一个大圆头，坐在巴士后座上的画面。

“还发生了什么事，爷爷？”史蒂娜问道。

然而，阿斯吉尔宁可说些他孩提时站在卑尔根码头上、等待出海数月的卡塔莉娜号进港时迎接父亲的事。父子团聚总让他忧喜参半，因为在吃完团圆晚餐后，母亲就会拿起那本黑色笔记本，大声念出里面书写工整条例清晰的阿斯吉尔所犯的错。然后，他的父亲便从橱柜里拿出皮带，把累积几个月的处罚一次还清。

“那时候，世界很真实。”他说。

我们从他那里问不出更多细节，于是跟米雅表姊跑到外面，重点是不能让小泼妇看到我们。小泼妇的名字其实是安·凯特琳，她是我们的姑姑，父亲的胖妹妹。幸好，她已先到地下室去了，因为她以为我们之后也会下去。我们三个从后门冲出去，又惊又喜地发现地上竟然有雪。我们先互相扔雪球，然后玩“德国牧羊犬”的游戏。姊姊史蒂娜扮演阿斯吉尔爷爷，米雅表姊是红十字会，显然我只好扮德国牧羊犬了，虽然我并不热衷这个主意。扮演牧羊犬就得两手两脚趴在地上爬，去抓“爷爷”的腿。在泥泞的雪中这么做，可不好玩。

当我绕着姊姊的脚跟爬来爬去时，米雅大吼：“别忘了叫！”米雅对狗懂得颇多，因为她和哈利舅舅和安舅妈养了条黑色的拉布拉多犬。“你要叫得像！”她说。我学狗叫着，朝史蒂娜的鞋子扑过去，抓住她的腿，把她扑倒跌到雪里，她大

声尖叫起来。

姊姊使劲把雪塞进我嘴里，气喘咻咻地说：“这是老鼠药。”而我却把她的大拇指往后扳。

“噢！”她喘着气叫着，米雅在为“阿斯吉尔”打气加油，一边做雪球给“他”，这根本就是作弊。

“好了，”史蒂娜突然说，“现在牧羊犬死了。”

“没有，还没有！”我一边抗议，一边把雪吐出来。米雅不理睬我的抗议，说牧羊犬死了就是死了，该轮到她救“阿斯吉尔”了。其实，我们应该要假装对“他”用刑一番，但两个女生今天不想用刑，所以，米雅带史蒂娜到车库后面的空地，露出一丝微笑，关上了门。

“进屋里去！”史蒂娜的声音穿过关上的门吼着。

“你可以去跟小泼妇玩。”米雅又加了一句。

客厅里，爸爸正在跟爷爷争论，一定是跟爷爷偷了爸爸的收藏有关。爸爸拥有为数可观的钱币，包含十六世纪价值不菲的银币，是他从搭船到卑尔根的美国水手那儿得到的。

一艘大船，甲板上有一整座足球场的超级油轮，驶入我想象的眼帘。那是些有钱的美国水手，太阳在他们制服的金纽扣上闪闪发光，他们把旗子和硬币扔给下面等在码头上的孩子，爸爸就是那样发了一笔小财。但是，有一天，他在外面玩，爷爷溜进他房间，拿走那些钱，出门去了酒馆。

“小偷。”爸爸咆哮着，碧玉奶奶试着转变话题。

阿斯吉尔爷爷一会儿声称，爸爸一定是忘记那些硬币放在哪儿了；一会儿又说，是爸爸同意让他卖掉的。阿斯吉尔到“角落”酒馆喝了一罐啤酒，然后把剩下的钱给了爸爸。

“你撒谎！”爸爸吼道，朝桌子探过身去，黑眼里闪着烈焰，“那时我们还没搬到丹麦呢！”

阿斯吉尔的眉上汗水凝结，他斜睨着奶奶，然后站了起来。“走吧，碧玉。这里不欢迎我们！”他倚着拐杖，它总是放在桌下随手可及的地方，但碧玉奶奶还不想回家。

“才五点呢，阿斯吉尔。拜托，别小题大做了。”

史蒂娜进来了，她说，爷爷大可以自己回家。最近，姊姊变得有点拽兮兮的，她也开始逃学，不去上体育课了，妈妈也拿她没办法。

“你走不走，碧玉？”爷爷坚持道。他已经离开客厅，现在正站在外面的门厅，手里摸着为了不让爸爸看到而塞在口袋里的“长颈鹿”牌啤酒瓶。小泼妇人已经在地下室，阿斯吉尔面有难色四下打量，都找不到她。即使姑姑的年纪几乎跟爸爸一样大，她却一直住在家里。“安·凯特琳！”他喊着，“我们现在要回家了！”但碧玉奶奶还是不想走。“我们收到一张小克努特寄来的明信片。”

她突然宣布，引起大家一阵大骚动。



通常，大人都绝口不提克努特叔叔，他比爸爸小九岁，是个大坏蛋，好像从来都没法在一个地方住定。好几个月，甚至好多年过去，都音讯全无。等他终于想到要写信问候，通常都是因为他把哪个不开心的年轻女孩惹出麻烦，需要钱了，这算哪门子的问候？那个无赖，连张圣诞卡都懒得寄。叔叔十四岁那年逃跑出海，此后就没写过只言片语给我们，妈妈总是担心那些被他遗弃的女孩该怎么办。爸爸是这个家里唯一有财务观念的人，每当克努特叔叔惹了麻烦，拿钱给奶奶的总是爸爸，因为阿斯吉尔爷爷一听到有人提起克努特的名字，就受不了。他会一脸冷峻地说：“是哪个克努特？”他始终无法原谅，这个儿子竟在自己生日快到时离家出走，连阿斯吉尔为他买的三段变速脚踏车都不屑一顾。那辆脚踏车还在图诺路的车棚里生锈蒙尘。要是我们靠得太近，阿斯吉尔总会嘟哝着叫道：“别碰。”

妈妈认为爸爸拿钱出来，实在是笨。有时夜晚我们就寝后，他们会为了克努特争吵。然后，妈妈说，如果爸爸继续拿钱帮他脱困，克努特叔叔就永远学不会为自己的人生后果负责。爸爸会厉声说，他很厌烦自己总是要扮演必须讨好每个人的角色。虽然妈妈比爸爸喜欢讨论事情，但他们的争吵通常都是在她的眼泪中收场。我听到她啜泣的声音穿过我房间的墙壁，便去把睡得比我沉的姊姊史蒂娜叫醒，一起窥